作者：hasmart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1755673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得了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影或自体，”四组带着明显的厌恶感说，“那只是一种技术化的情感掩藏罢了，就像運動后总要替亲眷找点理由才能让自己与之能够继续待在同一屋檐下，因为不自我合理化的话，对那样的眷属就无法接受了，合理化的方法由个体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变形，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三组：“这可难说，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倘若反过来在创作中利用这一点――”

　　四组：“你的意思是……通过对读者心理的预审，利用穿凿引流的方式来藏东西？哈……那不真成地雷阵了嘛……还是水洞防潜式布雷……再加上建什么格式塔，岂不是布雷司塔……熊的力量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讽刺你我，调侃人间……你们这帮臆症主义分子真是够了嘁嘁嘿嘿哈哈哈哈……”

　　二组被这笑惊得一愣一愣的，低声环顾：“精神污染的症状什么样儿？谁爪儿快帮我查一下……”

　　三组面带愁虑：“他这话也可能说着了，很多东西似二实一。就像jalousie这个词是指百页窗，它在法语里另一个意思是嫉妒，那么透过百页窗缝隙看人的目光又往往出于怎样一种心理？既然存在亦真亦幻，当然也就允许亦肃亦娱。”

　　四组：“得了吧，亦庄亦谐都不会说还亦肃亦娱，回去找护士重灌一遍成语吧……”

　　“我比较同意三组。”五组仍是那副和缓的语态，“其一、《画论》言画家不师法造化而摹仿旁人，就降为自然母亲的孙子，你们看，毕加索够得上儿辈吗？他只是继承了塞尚的一些局部，然后发它发展到极端――好比同样一个女人，塞尚着眼其整体，毕加索却一直盯着脚，盯来看去，把它缩窄成一角粽子，粽子又抽象成几何体，最后线条色块背景都压在一起了，这只能说是一种视觉艺术的哲学化、感性内容的理性化、基本元素与控制信息的模块化，这个变是逐级渐进的，但方向本质是一致的，所以谈不到‘数变’。

　　其二、印象派最有用的立论，是‘前人之画都只是集多幅小画而成一大，毫无生气。艺术的绘画，非画面浑然融合不可。’这是一种向旧时代国画旨趣靠拢的思路，具体到莫奈、马奈等大师作品本身，也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的体征。立体主义融合的则不止是画面，它好比把火柴盒拍扁、按平，甚至拆开来，使原来在视觉背后的也在正面呈现，最后扔到背景的马路上，压个平平坦坦，说白了这仍然是统一性主张的发挥而已。再说句不好听的，所谓立体，不过是被照像机逼出来的，因为照像机只能照正面，而绘画能把背面甚至内腔也掏出来画在正面，这就像被老虎撵上树的猫在那得意：‘看，你上不来吧？’它的本质是一种被逼上绝路的急中生智，说成变革都有点自欺欺人了，艺术对抗技术不是这种搞法，主人公对毕加索的看法，说明他不懂绘画。”

　　三组：“音乐也是这样啊，古典的高峰竖在那里，后人超不过，就只好小孩撒气式地去搞混合元素了，拜托，音乐是听的耶！视觉系和拿耳朵看书那帮家伙是一伙的吧？”

　　五组：“流行世界销量为王，真正好的东西太专业，打不动外行啊。”

　　二组：“对噢……主人公一直在说别人是伪知识分子，其实他自己才是，他竟然相信文学有座次，把一百强之类的娱乐排行都当真，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三组：“就是就是，管六十米宽大河叫小溪的都能上第二名，可见这榜荒唐到什么程度……”

　　二组：“小大不分还好啦，至少比说人血是蓝的靠谱些，蓝色的明明只是静脉嘛。”

　　身后更是热闹：“那个是科幻啦，组长！”“科也只是科在皮毛色相上，根本没往文化层上科嘛。”“都一样，一杆子科到百万年后，张嘴还是没新话。”“科幻不是牛车改飞行器就完了，至少得找到殿试上给武则天递《国富论》的感觉才算吧。”“你是说想出乌托邦、发明同生主义这种？过去几个有这写作意识啊！有意识的也基本没这能力。”“就是，新技术幻想只是开脑洞，把几幅未来图景描绘具体也不难，文化上超时代那得多高瞻远瞩啊。”“不一定吧。‘老死不相往来’早在水泥丛林那会儿就被验证了，搁现在也不落伍，你不觉得这挺科的吗？”“科呀，怎么不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这不就是核威慑嘛！”“对喽，林黛玉手拿加特林横扫异界一点儿也不科，科的是她能在原著里就反帝反封建……”

　　皮队端坐在那儿，两腮嘟噜着，脸蛋子发青，打着透明唇膏的拱嘴动来动去，好像小孩儿并腿翘动趾头嫌弃自己泡疼的脚丫。看看差不多，四组幸灾乐祸地肃肃嗓子把众音压下：“反讽，这是反讽啊，第一人称并不代表‘我’就是正面的……喂，七组的，你们好像上当了呢……”

　　五组：“他的行医执照好像也一直没下来……但，主人公是笑话，作者呢？作者写不懂音乐的主人公以力学解释音乐，表面看起来是在讽刺强不知以为知，但当这个行为的出发情绪极其真诚的时候，二者竟然被贯通了，他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能说是在辟一片崭新的文场罢！”

　　二组想了想，忽又抖头止念：“停！你有发现，你肯定有了——说呀，啥时候了咋还拴扣子呢，案情要紧，你别跟他学啊！”

　　五组：“不是学他，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旧时代医学界的情况跟汉唐以降的炼丹家相似，他们其实不懂治病，觉得什么没用就割、还乱打抗生素、无谓地控制血糖血压，但当年那些大夫们也都很真诚地想救死扶伤，他们以伤害患者的方式把小病变成大病，结果还认为自己救了人，产生了光荣感，从而找到了职业幸福，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但他们抢救时的迫切感和用心难道就假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作者可能在表达这样一个理念：艺术和医术一样，都是相对的对错，因其相对所以又没有对错，因为没有对错，所以‘错’也没什么不好。艺术之美不在艺术本身的真假对错，而是它能让灵命通过艺术活真了自己。有了这份真情的时候，虚假、错误，都可以拿来作为艺术或者成就艺术的手段，并且最终能实现生命的完全燃烧――尽管创作者在那个时候可能依旧是不自觉的，因为时间自我以及真假对错这些东西，是只有在你没全情投入的时候才感觉得到。”

　　二组：“啊！——对，是时间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全是由于时间感――”

　　七组：“按你的意思，肮脏美学喜欢展示腐败尸体和蛆虫，死亡金属充满噪音和嚎叫，这类艺术很难说它是令视听愉悦、给众生以美的享受的，始作俑者也可能是出于发泄而非建立美学目的而创作了它，但错有错路，当它们形成力量并在历史上撕开一道口子之后，文化上就要――哪怕是被迫地――承认它，是不是？”

　　四组笑劲儿刚过去，听这话又嘿了一声：“可以的，小说里都出来净土宗了。照你们这逻辑，撞一辈子南墙也得算行为艺术……”

　　二组：“什么净土？”

　　四组：“他们不是有诵经念白字不影响成佛的典嘛。”

　　二组：“念错了也行？”

　　四组：“反正下地狱你也不知道，只要交香钱，谁管你念对念错！”

　　五组扫了眼皮队那已经愁到懒得去发作的脸色，拓然打个响鼻，将目光转向其它与会者：“是非对错是总在变动的东西，就不必作深入探讨了。咱们还是按皮队的要求，把精力放在案件上。大家都看过定稿，定稿第一节，写到小窗上两根铁栏‘中间的部分略撑开一些弧度，形成了一对方头空括号〖〗式的图形’，这个图形描述起来真的有必要么？此节还有几处疑点，比如：为什么窗体大小要用书籍开本来描述？还有，主人公男子‘虽明显看不到什么，却满足于看这个行为’，这不奇怪吗？”

　　七组迅速搜到并对照着提醒：“原文是‘却似能’，似能满足和满足差太多了。”

　　五组：“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不是正式引用。”

　　二组：“括号中间……是一只空空无神的眼仁儿？”

　　四组冷笑：“对对，是眼睛，佛的眼睛，佛像不都半睁半闭的嘛。括号竖起还是一本书，眼睛打横就能看书了哩，哈哈哈哈！”

　　二组：“对呀，佛法讲的是个空，看空看空，空当然看不到！看不到，当然眼仁里是空！”

　　四组一脸难以置信：“你还当真了啊！”

　　二组：“你想想，男子囚在这眼里面，岂不是和灵魂用身体的眼看世界一样……”

　　四组：“真主在上，你这是什么想像力？你这完全是在用意义和解释异化事物！这能让你很开心吗？难怪臆症主义文学能形成势力！”

　　“形成什么势力，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说啥！”“就你懂！你把凶手抓来呀！”“这正文学呢你又讲案情！”“没案情还说啥文学呀！倒底哪个为哪个服务，咱这干啥来了……”

　　双方组员都是集体性很强的族群，尽管内部意见不是完全统一，但见组长被对方接连猛怼，忍不住纷纷前涌发声为自家站台。

　　“定稿要打造的恐怕正是这种效果。”五组示意这两组最好缓和一下情绪，然后拿过阅读器展示道：“这效果被凝炼化之前，指向性是很具体的，比如草稿39节往上这一段，大家看，”一行文字被打到投影并加重了，“这里提到‘有了镜子，眼睛才能看到眼睛自己’――于主人公而言，镜中眼是虚假的，镜外的眼也是虚假的，唯有充满热诚的‘看’才是真实的，越是看得仔细，那影像才能越真，在他这儿镜与眼本非自存，而是因看而存。说起来，无神论者其实是有神的，他们信仰的是‘自我的判断’，自我可以强大到将神从意识中铲除的程度，而自我的根本核心就在于有‘看’这个能力，只有照察了万物，才能在逻辑上引出万物。同样的，尸体呈现在公众视――”“等等，‘看’？这感觉好熟……”二组怔定着，低头看自己的脚爪，忽然兴奋地抠抓起坐垫儿来：“在指头上？”又眼闪天真地来扑身边的四组：“我也在指头上！”

　　“抓什么抓！你那点住户都传我这儿来了！”四组侧缩身形，一脸嫌弃，好像某种东西已经上身似地左右连挠肋条。

　　“你俩就消停会儿吧！”皮队道，“还有，迁徙自由是灵命第一基本权！上头和虫族刚续签完血约，作为执法队伍的一员，你们要时刻看好自己的言行！”说完左右扫视，直到这两组都耷下脑袋，这才皱着肉眉又向五组使个继续的眼色，一脸难以掩盖的疲态。

　　远处墙边，听小羊低哝了声什么，小马带着嫌弃望过来。小羊：“干嘛这么看我？难道这话不对吗――”

　　小马泞着眼，一副“什么话没听清”的表情。小羊：“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小马鼻孔喷笑儿，作色道：“信不信我告诉领导去？”

　　小羊知她不会，作出一副惫赖样子：“我就说嘛。”

　　 小马：“什么呀？”

　　小羊：“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刚刚说到哪儿了……”五组也无奈地呼了口气，划动阅读器的样子有点找不着行，干脆把想接上茬的念头跳过：“往下来吧……到了39节中间，稿中盲丐看不到却感知到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即为姦，艺术唯一诚字，而姦者——私也、诈也、淫也，都是艺术的反面。盲者，亡目也，丐者，请求也，亡目求之而不可得者，艺术也。所以这三个女人才会让盲丐‘再赶一家’。”

　　“等等，”皮队纳着大闷儿说：“你先告诉我，那老瞎子怎么和艺术搭上关系了？”